

■ 乡土

# 星空落在大地上

张利良

早春的日子，跟着祖母去村前的高坎田里拔草子。

农历二月，收敛了一冬的阳光，终于打开亮堂堂的天窗，万物紧缩的皮肤，在逐渐回升的气温中，被慢慢探松，泥土的所有关节，被温暖的光线拨走丝丝寒气。地底下昆虫在动，草根加速抢占地盘，春天到了！除了早晚气温有些低，大白天，从南边洋面上吹来的和煦南风，翻过蒙顶山的垭口，一路到达镇上小盆地，一些草木嫩芽被吹破苞衣，迅速张开水色叶片，部分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在和风暖阳的轻抚下，迫不及待开出红、黄、紫、白的各色小花。

二月二，龙抬头，万物生。

我们祖孙俩，缓缓走进春光启幕的舞台。

手持竹篮，相扶相携，迈过大长溪的石蹬步，拐过溪沿边凸立的小桐山，坎上是梯形的田畈，坎下草沟汨汨流淌着春水。祖母指着田埂上少许尚未长成形的野草野菜对我说，这是蓬蒿，那是荠菜，刚刚吐出小黄花的是鼠曲草，藤蔓一样缠着草秆往上攀爬的是野豌豆。野荸荠画着白线的单片细叶小心地躲在杂草丛中，菖蒲在背阴的田角落水洼处蓬勃发展，伸出一把把挺直的剑形叶片。边走边说，空气里漾满草木复苏后的淡腥味。我比祖母的眼力好多了，看见对面五潭山上许多鸟类开始活动。白头翁

■ 记忆

## 童年的溪坑澎

王庆良

我小时候住在珠溪村的溪坑边，有一条窄窄的长石桥与全村相通，故小地名叫隔溪坑。那溪坑不长，从珠山东麓的山厂村和龙王堂村过来，经过溪河相接处的“新桥头”，往北到象山港畔的乌屿山码头的入海口，总共不会超过六十里长。一年当中，溪坑淹没多少时间有水，完全不像内地的山高水长、水大不断流的溪坑，我们也用不着像在贵州那样，对源头和流向作遥远的想象。

每当大雨一场，那溪坑就会打起大水，泛黄的溪流滚滚直下，我们会呆在道地门口的桥头边，好奇又怕怕地看着水之汹涌，那窄又长的石条桥，人是很难过去了，至少我们小孩得由大人紧紧地拉着手才能通过，否则，两眼一看脚下的被桥墩激越的隆隆大水，说不定眼一晃就掉下去冲走了。不过，水色很快一天天变清，水流也很快一天天变小，露出一大半的溪滩，每当这时，便是孩子们玩水的时候。第一次，是看着邻居的几个小叔叔小哥哥，他们扛来锄头，在冲积着细砂小卵石的溪坑滩上，从高位处到低位处，挖一条小沟，把水引进沟里，然后把水沟“截流”，用手在截流处挖出三两个“水库”，再用龙角砖搭成闸门。每每“上游的水库”蓄满了水，便打开闸门放水，“下游的水库”若被淹没甚至冲垮，上游的才算哈哈得胜！然后重来。在童年的时光里，我无数次地玩过这种游戏，以至于很多次把自家的锄头钉耙忘在溪坑里。

溪坑里的水流平缓清澈时，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草排鱼不时地成群逆水冲游上来，也有泥鳅、河鲫鱼等，有时，我们会扔小石头，赶着鱼儿在水里慌忙乱窜。我和妹妹们也常常会一起抬出家里的大脚桶，先是自己坐进去“划船”，等到妹妹在溪边喊“阿

哥，好给我乘了！”才把脚桶逆流拉回来，把妹妹抱进脚桶，自己卷起裤脚，推着脚桶在溪水里走，一会儿把脚桶慢慢地转悠，一会儿把脚桶轻轻地晃动，逗得妹妹开心。其他小伙伴们也会来这样玩，大家一起互动，很是热闹。

每当收割早稻或晚稻的时节，没有水的溪坑滩上，晒满稻草，等到稻草晒干后，生产队便在溪坑边叠起了草垛。秋收后进入冬季，生产队开始刨番薯，晾晒在长长的溪坑里，各家各户也都要晒作为半年粮的番薯，当然还有山粉、“豆”面（番薯粉丝）、水磨粉。那时候的溪坑成了我和小伙伴们捉迷藏的好去处。更有味道的是，在农忙过后，每户人家都要准备过年时吃的番薯糕点，小伙伴们有时会躲在晾晒番薯的竹架下，伸出小手来偷吃一点，要是大人们发现了，就被驱赶一下，也不咋地。

有一年，春节刚过，我正在小学旁边的溪坑里玩耍，父亲欲叫我去报名读书，而我嘴里振振有词地念着“读书做牢监，看牛坐兵舰”，死活不肯去。最后被家父哄了去，也不知咋会事，懵懵懂懂地上起了学。不过，上学有上学的乐趣，一起玩的人更多了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同学们之间互相教会了用纸头折叠河泥船、乌篷船和炮艇，只要溪坑有大水，男同学们大多会偷偷撕一页作业本或用积攒好的香烟纸，折起来在溪边放船，然后跟着水面上的纸船，在溪坑边或走或跑，看看谁的纸船被水流掀翻得迟，比比谁的纸船跑得远。

可是溪坑澎并不是永远都是好玩的，1976年我十岁的那个夏日，连续下着几天的大雨，突然发现家里门槛下开始有水渗进屋里来，我赶紧从灶塘里搬来草木灰来阻挡。不一会，房间的地上也进水了，而且水位开始一点点升高，这时，爸爸从学校里“抗灾”回来了，事后得知，是溪坑源头的龙

草子可以喂牛，可以沤肥，它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，除了视觉上的风景，还可以作为早春时鲜的蔬菜。

隔壁阿宝家又新添了一位家庭成员，一头齐胸高的小牛犊寸步不离跟在牛娘后面，淡黄的乳毛还未褪尽。牛娘大口吞吃着自家草子，乳牛萌萌张望着身边一切新鲜的事物。阿宝在另一块田里，弓腰撅臀拾掇着被腐植物和枯草堵塞的田沟，可能出了汗，他把外套和毛线衣全部脱在田坎上。阿宝的锄头与他的皮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锄板在起落之间，一闪一闪，反射着金属的光芒，他的脸和手臂及腿肚子黑得像泥炭，而且正兴致勃勃吸收着每一丝阳光。白亮的锄板是阿宝用它与四季田地不停咬合亲密接触形成的，泥炭一样身子是阿宝与风雨阳光交换一日三餐获得的乡土版奖章。村里多数坡田一年四季翻耕耕都是那头牛娘的任务，阿宝用心把着一张三角犁，挥动一根长长的竹轴，跟在牛屁股吆五喝六，春耕结束，就挨家挨户去收工钱。他把各家各户的田亩记得滚瓜烂熟，当然，零头碎末他是从不计较。

牛在草子田里吃一肚饱，够我们全家吃好几天。但阿宝从不上让它吃个痛快，草子田里夹杂着不少蜡烛草，蜡烛草很难消化，吃过量，牛一喝水，就会被活活胀死。

太阳半天高了，阿宝和他的牛离开了草子田。

祖母挎着竹篮，摇摇晃晃的身影也逐渐淡出我的视线。

她与我有人世相遇的时间只有十几个年头，但她带我拔草子，拣野菜，教给我的儿歌一直低低地唱响在田野上：

三月地头号草青，

倭豆开花黑良心，  
油菜开花像黄金，  
草子开花满天星……

满天星一样的草子要等到三、四月。清明、谷雨过后，杏花、桃花、梨花开得有气无力，满山竹笋拔节上样，秧谷子落田，洋芋，茄子，带豆，黄瓜，在篱笆围的园地里风一样往上长的时候。大长溪里牛犊一样大的石块被哗哗春水没过了身子，阿昌嫂家的几十只鸭子纷纷奔向水渠，酸模草举起了高高的玫瑰色茎蕻，蓬蒿已经老得不成样子，大麦草比所有男女更积极地早婚早育，薄羽似茎蕊鼓着肚子，在土路边空闲处铺天盖地。

村里再也没有人去拔草子。开花的草子是星星。

一年又一年，春光不等人。

祖母再也没有回来。

鼠曲草，蒲公英，萝卜花……争先恐后，摇曳在风中。

几亩田的草子可以长出数以万计星星样的花朵，几十亩草子田就是一片浩瀚的星河。

到了黄昏，落日溶金，夕照打在小桐山的梧桐树上，新叶嫩黄，树皮青青。旁边老杉树梳齿一样针叶，用它表皮的革质返照着夕阳的七彩光斑，看上去满树生辉，温情脉脉。种田人荷锄挑担，呼儿唤女，走在田埂上陆续回家。草子花在晚霞的薄照中分外耀眼醒目，粉红，淡红，紫红，像一张巨大的春光牌花毯，被天上神仙遗留在山乡。

飞鸟归林，云幕渐暗，水声时断时续，群山空寂。融入夜色的乡村，梦里依然有牛羊的叫声划过硬硬，依然有草子花层层叠叠，如同璀璨星河，铺展在春天的尽头。



王堂水库溃坝引起的洪灾。眼看水位过了我的胸口，我们一家五口在位一老邻居的催促并帮助下，撤离到山脚高处的一户人家，那家仅有的两间房子里挤满了人。当我趴在房前屋柱旁的稻草堆上，注视着西北方向远处溪坑的汹涌的洪水时，甬东桥边那家一位刚好对象的后生，身穿蓑衣，趟着水，走到西溪边，正在钩一些漂流下来的树枝杂物，眼见他往下一沉，倏地不见了！原来他家门前的大路和大桥已被激流彻底冲毁。我赶紧跑进屋里，报告大人们：有人被水冲走啦！有人被水冲走啦！遗憾的是，没有一个大人以我以为然。

那次洪灾把溪上的三座大石条桥摧毁了，一些大石条被洪水冲到远处。灾后，村里很快搭起铁葫芦架子，开始了重建，我家门口原来的那座十多米长的独石桥，兼用了另一座桥的石料，得以加宽。以前每每发大水时，人走在那独石桥上，都会发晕得厉害。而我在溪坑没水的时候，曾两次从桥上掉了下去，一次是三四岁时，一个邻居小哥

哥没把我带好掉的；另一次是我刚从城里厢回到家，去桥对面的生产队晒场，在桥的尽头，一边抬头喊妈妈一边转弯时，掉了下去，幸亏命大，毫发无伤。而后来，村里的另一小男孩，在另一座一样高的桥上，掉了一次，就没了命。

后来，读了中学，就再也到溪坑里去玩了，长大后，更是与童年的溪坑渐行渐远。

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随着改革开放和农村经济的发展，村民们造房子开始用上了水泥，就开始从溪坑底里淘沙，十几年间，那溪坑着实被翻了个底朝天。最近一次回老家，发现溪坑两岸浇上了混凝土，可惜的是，那三、四百米长的溪坑底部也被浇上了。没有沙子，没有鹅卵石，有了许多生长了数百年的溪口树（学名枫杨树），时间灰飞烟灭地抹去了我童年时的溪坑模样，却抹不去的是我对它的记忆，和记忆中的那份亲切感，而今天的孩子们已断然没有那种玩溪坑的乐趣了。

■ 诗林

## 名字

王鹏

他叙述自己，风尘与过往  
寻常如每日的粗茶淡饭  
不欣喜亦不悲伤，俗世无奇  
似乎与幸福的弧度格格不入  
他还是善良，但麻木  
他已不再爱，心如止水

茶聊天空海阔  
从天气预报到曹全碑  
从聂鲁达至高速支线  
我说到，窗台那个带土的陶盆  
不久前钻出一簇意外的绿枝  
有些袅娜，前日又绽开花朵  
喇叭状身姿，冷蓝的容颜  
清新如风，只是不知名

他的笑言，有旧事的痕迹  
生活有时就像，半生  
偶遇故人，低眉缄默间  
轻声唤出她的名字  
一朵秋色花蕾应声绽开——

## 梅雨季

万国慧

梅雨自来，天地欢喜  
步履惶急，酒杯灯火摇曳  
万年藏心，凝聚在这一滴  
挣不脱的线，让另一种水升温

一只海鸥自由地飞翔  
逐浪的人何时停下奋力的桨  
俯下身亲吻那条渴望的小鱼  
利剑抵不住雨丝  
爱是虚无的影子  
何苦藏着几座山  
几片海，几道寒光  
尘世的温暖，幸福蜿蜒游走  
许多人只是牵着自己的手  
捂向胸口

自恋或无聊者立在高楼，小城低远  
多少道光才能笼住你暴走的青筋  
悲伤不陷入沉溺，快乐纵然短暂  
看得见尘世匆匆赶路的人  
回眸或不顾，都是海，风与石头  
你看看那雨，说来就来，说走不停

# 深入落实“双突破双驱动”战略

## 加快推进“四全四特”工程

### 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